

长篇小说 一尘·梦·剑·胆

谭仲池 朱赫 著

陈渠珍，一代「湘西王」，

戎马一生，忍辱负重，只为「保境安民」；

深明大义，和平起义，造福湘西生灵。

根据这部原创长篇小说再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尘梦剑胆》

荣获2012年《中国作家》首次颁发的

「剑门关」优秀电影文学剧本奖。

尘梦剑胆

Chenmeng
jiandan

长篇小说 一尘·梦·剑·胆
谭仲池 朱赫 著

陈渠珍，一代「湘西王」，
戎马一生，忍辱负重，只为「保境安民」；
深明大义，和平起义，造福湘西生灵。

根据这部原创长篇小说再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尘梦剑胆》
荣获2012年《中国作家》首次颁发的
「剑门关」优秀电影文学剧本奖。



Chenmeng
jiandan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梦剑胆 / 谭仲池，朱赫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438-8882-1

I. ①尘… II. ①谭… ②朱… III. ①陈渠珍（1882~1952）—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0891号

尘梦剑胆

编著者 谭仲池 朱赫
责任编辑 吴楹丽
装帧设计 黎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882-1
定 价 4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前 言

湘西是湖南的西北门户，素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湘西人杰地灵，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陈渠珍，号玉璠，是湘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九月，其先祖由江西迁湖南浏阳，再迁麻阳龙家铺，祖父始定居凤凰。陈渠珍以他的智慧谋略，曾降服了无数彪悍的土匪，影响民国湘西政局数十年之久，被人称为“湘西王”。

该小说详实而又生动地记叙了他援藏西征，抗英平叛，与藏女西原生死相恋，历尽艰辛回湘后，又以“保境息民”实行自治的故事。他审时度势，周旋于赵恒惕、谭延闿、何键、薛岳等军阀之间，不知闯过了多少惊涛骇浪，常于绝境出奇制胜。他的一生，经历了异乎寻常的复杂、曲折和离奇，充满了传奇色彩。

陈渠珍在其复杂的一生中，最终能顺应历史潮流，和平起义，为湘西乃至湖南及湘黔边区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过他，并委任他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小说在记叙陈渠珍充满传奇一生的同时，更是反映了我们党统一战线的伟大。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其家人的大力支持，陈渠珍的小儿子陈晏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他父亲的珍贵资料，还把他自己撰写的关于

他父亲的文章无偿地提供给了我们。在此，一并诚挚致谢。

由此原创长篇小说《尘梦剑胆》再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尘梦剑胆》荣获2011年《中国作家》首次颁发的“剑门关”优秀电影文学剧本奖，其获奖辞是：

这是一部极具传奇色彩，读后完全让人扼腕沉思，而对书中的主人公萌发深深敬意，心情会异常激动、激奋、激荡，从而浮想联翩，不能自己。

湘西王陈渠珍一度被尘封，甚至蒙上了岁月尘埃的个人历史与命运履痕，当春风和阳光映放满天彩霞和遍地鲜花之时，他便极其潇洒、坦然、沉稳、亲和、俊朗而从容地朝我们走来。在我们的面前便展开了一幅何其鲜活、悲壮而宏阔、纷繁的画面啊！

西藏的刀光剑影，雪域沙漠，峡谷烟云，藏汉深情，生死绝恋；湘西的故土恩怨，山河魂牵，古城风霜，炮火硝烟；国运的沧桑，悲烈，人生的颠簸沉浮，月缺花残，与贺龙、沈从文的肝胆相照，心心相惜。这一切演绎的壮士坚勇，伟男柔肠，书生风流，儒雅气度，实在堪为世人称道而传之久远。

—

是奇男子 有匪气

是伟丈夫 有侠气

是湘西王 有霸气

是武将军 有儒气

是卧听山泉 鸟语 云歌的雅士

是搏击苍穹 雪原 风暴的雄鹰

有诉不尽的忧怨 神往 梦想

有割不断的恋情 乡愁 国殇

二

雪域高原与藏女西原的生死绝恋
统领湘西与将星文豪的肝胆相照
智勇开明与故土乡亲的保境生息
宁碎不折与黑暗独裁的浴血较量

三

走着 是一股雄风
坐着 是一尊雕像
站着 是一片苍岩
躺着 是一条清流

四

湘西神秘，
不止山水风情，
不在天光云影，奇石仙洞，
而在湘西人的楚人情绪铁肩道义，
锦绣文章与剑胆琴心和文化精魂。

目录



★ 第一章 / 001

雪之魂，雪之灵，雪之圣洁，雪之冰清；雪之透明，雪之潇洒。让一颗痴情的伟丈夫之心，拥抱着一轮永远不消失的皎月和一片葱郁的感情森林。他挺立着，胸中时刻翻卷思念和眷恋的波涛。

★ 第二章 / 025

刀光剑影、血火疆场铸造了一个血性男人的坚勇和智谋。故乡的山水，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文化，定然能孕育叱咤风云的壮士和英雄。他挺立着毅然决然地跨出生命旅途最壮丽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一步。

★ 第三章 / 043

世事沧桑，江海横流，天地人道，乃智者勇者之玄悟。是伟丈夫，是奇男子，是铁将军，是真血性之人，全在忠勇与肝胆柔肠中呈现最光辉的履痕。

★ 第四章 / 055

古城上的血鼓在响。血鼓真能敲出鲜血和壮烈么？血鼓唤醒了古老的土地、森林、河流。从此湘西汉子，迈开大步走向曙光升起的城头。

★ 第五章 / 079

背篓是湘西女人的摇篮，盛满了青翠的向往和血色的情感。春天来到，树上的鸟儿唱着歌和彩蝶一起迎接春天的阳光和暖风。

★ 第六章 / 095

夜月如钩，军营静谧，远山苍茫，书剑在心，柔肠犹断，只因那冰山之巅的雪莲倩影与清芬，时刻在他心中萦绕，那是挥之不去的万千思念和无限凄清。

★ 第七章 / 111

湘西的水清澈、柔软富有质感和韵味，亿万年来它流着远古的传说，流动天下的消息，流出乡土的烟雨。又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他走在弯曲的山路上，弄潮在沱江中，都用心在倾听山外世界正在发生的新鲜事情和新的潮涌。

★ 第八章 / 127

站着像一棵大树，坐着像一尊巨石，入海像一条蛟龙，腾空像一只雄鹰。这就是一个真正真实而伟岸的湘西汉子，在承传和镌刻并创造无比瑰丽的民族文化精魂和大情大爱大义。

★ 第九章 / 171

岁月的风雨和硝烟，灵与肉，血与火的搏斗在书写不同人的不同命运。这块从遥远的古典、苍凉、灵性中拓开的边城热土，正在生长和放射正义、坚勇、悲烈和浩气光明。

★ 第十章 / 201

枕着古老的河流入睡，能望见几千年文字的奥妙和岁月尘埃的沉重。嘶鸣的战马和厚土的奔声，这一切定然能铸就壮丽生命与雄魂涅槃的边城交响。

★ 第十一章 / 215

古城啊，你有千古文化的深厚血脉；沱江啊，你有千秋壮美的不息潮涌。总有不竭的心之灯火，力之雄气，情之忠烈，义之侠肠点亮润泽那个在人间风雨惊涛中漂泊颠簸的坦荡灵魂和血肉之躯。

★ 第十二章 / 235

从滔滔流水上他明白了许多事，学会了多少知识，然而当他走到另一个世界，他却发现自己的所有目标和思索自然离不开故乡的河水，离不开他曾经眷恋的土地和那个书剑同鸣的书房。

★ 第十三章 / 259

恩和怨、情与仇、真和伪、爱与恨，全都在国家与民族、故乡与人民、良心与正道的天平上，称量着一个人的灵魂与忠义、智诚与大勇。他就这样义无反顾地选择着自己用生命和良知做出的结论和看定的目标。

★ 后记 / 277

第一章



雪之魂，雪之灵，雪之圣洁，雪之冰清；雪之透明，雪之潇洒。让一颗痴情的伟丈夫之心，拥抱着一轮永远不消失的皎月和一片葱郁的感情森林。他挺立着，胸中时刻翻卷思念和眷恋的波涛。

天空乌云翻卷，挟裹着雷鸣电闪。在闪电的蓝光照射草地的瞬间，依稀显现横竖倒在地上众多的尸体。一会儿，乌云渐散，太阳透出云层，便有一群如黑云般的鸢鹰抖翅扑向草地的尸体。那是一片何其残忍的黑色云朵，在吞噬尚未冷僵的灵魂和血液。

这时，从天边的阳光里跃出一匹白马，跳出地平线，朝鸢鹰争食的草地奔来。骑在马上的是位英姿飒爽的藏族姑娘，叫西原，身着一袭红袍，肤色微黑，神态里带着一种藏乡姑娘的野性和红润健美。这是一个如白云一般纯洁的女孩，如鲜花一般水灵的白雪公主。

西原从马上跳下来，朝空中挥动手中的马鞭。她不顾鸢鹰疯狂、残忍啄食的危险，在草地上寻找。她终于发现了她，忙俯下身子，将他抱在怀里，从身上取出装着水的皮囊，一滴滴将水灌进他的口中，那是来自她心灵深处的呼唤化作的乳汁。待他清醒过来，遂又把藏在胸前的牛肉掏出来，塞到他的嘴里，那是来自她怀里滚

烫的温柔和抚慰啊！

她用甜蜜而美丽的眼光，深情地望着他咀嚼着牛肉。

他艰难地站立起来，他能感觉到身上的力气在不断地恢复。他猛然抱起她，朝那匹白马走去。高大的白马竟然振起银鬃，长嘶一声，驮着他和她，腾起生风的四蹄朝着阳光渐染成红色的天边奔去……

奔跑的白马在大漠和草地上用蹄印雕刻着生命的旋律编织的五线谱……

他猛然惊醒过来，确切地说，是被冻醒过来的，他感到针刺般的寒气向全身刺来，便尽力把身体缩成一团去抵御那彻骨的寒冷。偏偏腹内又像舞台上鼓声一般地喧闹起来，他这才记起自己已有两天多没一口东西入肚，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他费力地睁开眼看了看四周，原来自己是靠在路旁一座破屋的房檐下睡着的。他叫陈渠珍，字玉璠，湖南凤凰人，生于清朝光绪八年（1882）。1906年，他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并加入同盟会，年仅24岁的他被分配在新军第四十九标任队官，在协统钟颖辖下驻军四川百丈邑。1909年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十三世向清廷求援，七月，钟颖率部进军西藏，陈渠珍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督队官。但对清军入藏达赖十三又惶恐不已，令藏军不时阻截。陈渠珍好不容易避开藏军的袭击，带着对故土的依恋从藏返回，现在竟然只剩下他只身一人了。此刻，他是何等的悲怆与伤感啊！细看他的模样，中等身材，方脸浓眉。身上披着一件带补丁的破蓝布夹袄，经过披星戴月的长途跋涉，那原本结实得就像用生铁铸成的身子现已变得十分虚弱，饱经风霜的黑瘦脸上满是青丛丛的胡楂子。这些日子里，他老是做着同一个梦，想着梦里的情景，眼眶里霎时又溢满了泪水。但他倔犟地仰起脸，极力不让那点咸水水跌落下来。他挣扎着站立起来，他要拼力赶回家去，他贪婪地闻着夜的气息，心中涌起无限的渴念和激情。

夜，黑得像一个无底的深渊，四野没有一点儿亮光，四周一片沉寂，只有风吹着路两旁枯冻了的树枝，发出“哑哑”的响叫。不知什么地方，

一只凶狠的奸枭，在这静静的深夜，间或凄厉地号叫一声。号叫过后，便是一阵“哗哗啪啪”的厮打声、挣扎声，又夹杂着另一只枭鸟惊恐而短促的低鸣。这不禁让他有些紧张，手心里紧捏着一把汗，遂也加快了步伐。

这时，他已爬上一个叫雷草坡的山坡，这是他曾经爬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山坡。山坡上的厚厚黄土、萋萋芳草和依稀可数的古木都是他心里一直挥之不去的亲切和故事。忽地听得前边响了两炮，抬眼一望，已见凤凰城了。小镇正静悄悄地入睡，隐没在这没有星月的春夜里，只能朦胧地看出个黑糊糊的轮廓。有的地方闪着几点灯光。偶尔传来开门的吱吱声，狗听见响动，汪汪吠叫几声又安静下来。

见到故乡，一切都感到熟悉，感到温暖，感到亲近。他太熟悉这座小城了，神秘苍凉的凤凰古城，是一座经受了漫长岁月的风雨和硝烟、灵与肉、血与火搏斗的古老城郭。抬眼望去，四围有数百座碉堡，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想见当时鼓角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环绕北城下行，数百里后方汇入辰河。那些鳞次栉比的木楼瓦屋，那些青石板铺砌的街巷……虽然在暗夜里看不清晰，然而却都仿佛十分清晰地一一展现在他眼前了。他遂坐下来，双手抱膝，好一会儿，他突然伏下身，趴在草地上，吐出一口又细又长的气息。一直没有流出来的眼泪，终于无声地挂满他的双颊。

1912年2月19日深夜，这是他的生命又一次贴着故土颤抖的深夜。

就这样，他坐在山坡上一动不动，入藏这几年的许多事便在他的眼前旋转着，来回晃动着，死去的友谊，死去的爱情，死去的人，死去的事和一切值得刻骨铭心的事情，他要好好地想一想，品一品其中的滋味和酸楚……

二

入藏路上，一支队伍在烈日下行进。这是一股奔涌的热血和飞翔的忠

义之胆。

山很高很大，起伏延绵，如同排闼而来又汹涌而去的狂涛巨浪，拍击着万里云天。山路在山间弯曲着，愈往里走，路也就愈见其窄，人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就有了万般坚韧的冶炼和涅槃。

这是1909年7月的一天，时方盛暑，天色由白而灰，空中像飞荡着一片灰沙。太阳，在这层灰气的上边，极小极白极亮，使人不敢抬眼。灰尘一阵一阵地跟着队伍的脚步扬起来，很呛人，像一团团翻滚着的黄雾一般。

汗从兵士的头上流淌下来，豆大一颗地掉在地上，洒了一片片点滴滴的印迹，很快便又被太阳烤干得无影无踪。

山路弯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而且上面是危崖，千仞危壁似斧削一般拔地而起，裂缝纵横的峭壁上长满了土花苔藓，绿意森森；下面是绝壁，那绝陡的石壁，又高又深，使人觉得仿佛是走在半天云里。在这样的山道上行走，每时每刻都得绷紧着每一根神经，提着一颗心。

这时，一位少年军官，矫健洒脱、风流俊逸，山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却一点也不扰乱他容貌的和谐。他一抖缰绳，坐骑从阵中飞出。他抬起汗涔涔的面庞，只是略微向上仰了仰，用手揩抹一下额头上的汗水，便策马走在队伍前列。

他是陈渠珍，随协统（清末兵制，建军三十六镇，每镇辖二协，长官称协统）钟颖入藏，任营督队官（副营职）。他从未去过西藏，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认真收集和阅读了许多关于西藏的资料。西藏，汉为西羌，唐为吐蕃，明为乌斯藏，面积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西部和南部。北部为藏北高原，是青藏高原湖泊最多的地区，雪山、蓝湖、红柳，形成藏北高原特有的自然景色；南部为藏南谷地和喜马拉雅山脉；藏东为横卧山峡谷地。尤其是藏北，那是个充满了苦难的高地，寸草不生的荒滩戈壁居多，即使是草原，牧草也短小瘦弱得可怜。一冬一春是风季，狂风搅得黄尘铺天盖地。然而，就是一个这样的奇

异之处竟而成为一些国外势力觊觎之地。据史料载，清初，朝廷设驻藏大臣管理监督。继印度沦为英殖民地，英陆军直达喜马拉雅山麓，俄之势力也逾帕米尔高原，妄图侵夺中国领土。英、俄争夺日渐加剧。其时藏王、达赖调藏中兵数千拒英兵于庆喜关外，歼敌百余。后英重整军进藏，藏兵因平素缺少训练，一触即败，死千余人，遂望风披靡。达赖外逃离藏，清廷命张荫棠、联豫等先后入藏办理善后，直接掌握西藏政权。联豫一面拒英，一面奏请清廷调援兵入藏驻防。

陈渠珍虽属川军，但他所率的部队多为他从湘西带出来的兄弟亲朋。他们从小学文习武，知书达理。个个剽悍矫健，骁勇善战，因在故乡训练，多以山地演练为主，故张弛有度，翻越无阻，独善山地作战。陈渠珍对自己的部下感情之深，关怀体贴慰勉，这在川军中并不多见。他策马走在队伍前列，有人飞身赶了上来，这是他的勤务兵姜青山。姜青山出生于湘西一家猎户，从小惯爬山越岭，练就一副十分矫健、敏捷的身板，据说曾在山里撒腿追过一只豺狗，并且将豺狗捉住，故而获得“追山豹子”这一绰号。他虽说是陈渠珍的勤务兵，其实是陈渠珍的贴身护卫，陈渠珍待他如兄弟一般。姜青山对他说：“督队，前面危险，还是让我走前面吧。”

陈渠珍笑道：“不用了，如果有危险，你不一样危险么！”

姜青山说：“可我和你不同，我是兵，你是长官。”

“什么官不官，兵不兵，都是自家兄弟。”

姜青山听着心里十分感动，连着“嘿！嘿！”两声，笑得嘴巴咧开了花。

正说着，前面路就断了，脚下是一道悬崖。陈渠珍忙跳下马来，探头看去，不想飕飕的冷风从谷底刮了上来，他顿时变了脸色。姜青山忙拉住他道：“小心，别摔下去了。”

“摔下去可不会，但这下却又要绕道了。”陈渠珍面色凝重地说。

“绕道就绕道嘛，”姜青山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大不了多走几日就是了。”

“可天气这么热，弟兄们就受苦了。”陈渠珍那两道八字眉不禁颤抖了一下。

已是骄阳肆虐的正午，风不吹，鸟不叫，牛羊不走动，山道上死一般沉寂，空气也仿佛凝滞了。

山头上，山沟里，一溜一行的士兵、战马和驮炮、牲口，顶着灼人的烈日前进。士兵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急步走着，没人说话，没人咳嗽，只有刷刷的脚步声。

忽然，队伍里响起一阵喧闹，是两名士兵让太阳晒得晕了过去。

“什么事？”陈渠珍回过头问。

姜青山说：“有人中暑了。”

陈渠珍忙挤了过去，只见两名士兵脸色苍白，两眼无力地闭着，躺在地上呼吸十分微弱。他忙吩咐道：“快，把人抬到树阴下去。”

姜青山在他耳边小声说：“让大家都休息一下，天气太热了，只怕还会有人中暑。”

陈渠珍便下令：“传我命令，都找个地方休息！”

两名中暑的士兵被抬到一处树阴下。陈渠珍取下身上的水袋往口里倒了一口，忽又止住，忙拿着水袋俯下身去，亲自给一名中暑的士兵喂水。周围一下安静下来，大家望着他，呆呆地怔在那里。那名士兵嘴角抽搐了几下，大概是想说话，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两滴晶亮的泪珠滚落下来。

姜青山取下自己的水袋，递给他：“督队，您喝吧。”

“你喝吧。”他用舌头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

“不，您喝。”姜青山执拗地望着他。

“我不渴，还能坚持。”

“还说不渴，瞧您嘴唇都干得起了水泡。”姜青山执拗地把水袋塞进他的手里。

陈渠珍捧起水袋喝了一口，“啞吧啞吧”嘴唇，便又把水袋还给了姜青山。

三

陈渠珍就是这样，用心和情、爱和力极其艰难而又坚韧地带着队伍，一路行进着。

过了雅州，天气突然转凉了，有如深秋霜风陡起，一抹沉重的灰色浓云，低低地压着被风摇撼着的树梢。军士都已穿上了夹衣，且愈往西走天气愈冷。

到达打箭炉，这已是藏人居住的地方，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山地小城。小城显得苍老、古典、沉寂，雄浑的气氛里透着陈迹的遥远，落寞的街景中穿行着尘埃的迷茫。看着这一切，仿佛来到了异域，不由对这里的人和事充满了好奇。在城内，满街都是异言异服的喇嘛，人流中还有英法各国的传教士。

陈渠珍与部队刚住下，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是协统钟颖差人送来通知。

“什么事？”陈渠珍问。

来说：“协统说有要事商议。”

陈渠珍便赶紧走出营帐，匆匆地跨上马，骏马振起红鬃，长嘶一声，四只铁掌便在石头路上踏得火星乱迸。

天空正下着大雪，寒风在树梢间呼啸，雪片密密地飘飞着，像是正在加紧织着一面白网，它要网住天地间的一切。就是这样的一个瞬间，刚进城时，目睹的一切景致和流动的生命影像全隐在一片雪花笼罩的银幔里，就连那些喇嘛、传教士也了无踪影。

到了钟颖的营帐，陈渠珍纵身下马，用手朝身上拍打了几下，抖落掉身上的雪末儿，匆匆走进帐篷，里面已坐着各部的领队军官。帐篷中央生着一炉火，很暖和，他脱掉身上的皮袄找了处地方坐了下来。

钟颖坐在那里，神态庄严，使得营帐内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钟颖身

架高大，方脸膛，浓密的卧蚕眉下，嵌着一对明亮且有神的眼睛。见人都到齐了，他便坐直身子，皱起眉头，上上下下把众人看了一遍，然后说：“好了，我们开会。大家大老远来，一路上都很辛苦，本应该让大家坐下来休整几日，可眼下，情况有变。”他把“情况有变”四字加重了语气，众人心里全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一下，心遂提到了嗓子眼。

陈渠珍习惯地用拇指揉按着太阳穴，使力让悸动的心房和紧绷的神经平静、松弛一些。

钟颖继续说道：“外逃的达赖现已返藏，知我川军入藏，便密令藏王厦札发藏兵万人拒我军。”

众人便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这个达赖，怎么反要阻止我军呢？”

“我早就看出，达赖其实是不愿朝廷派人入藏的，但又害怕洋鬼子侵入，故而与朝廷虚与委蛇。”

“我看这准是洋鬼子唆使的，他们早就想侵犯我国，覬覦着这块肥肉。”

“那我们就只有打，打出我们的军威、国威，让洋鬼子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也让达赖知道，只有朝廷才能让他不受洋鬼子的欺负，才能真正保护他的利益。”

……

钟颖朝大家挥了挥手，众人这才又静了下来。他接着说道：“川边大臣赵尔丰已知其谋，便亲自率兵由北道进剿德格叛匪，并令我部向北跟进，会师于昌都。”

听到这里，陈渠珍却开心地笑了起来。

“玉璠，你笑什么？”钟颖问。

“有仗打嘛，还能不高兴吗？”

“你呀，有仗打就高兴，”钟颖笑道，“没仗打就不高兴了？”

“来这儿就准备着打仗嘛！”他说。

“仗有你打的，”钟颖变严肃了，便又对几个督队说，“你们要多派人